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九

宋 李燾 撰

仁宗

景祐三年秋七月己卯新作延寧觀觀本王中正舊第保慶太后出奩中物市其地以建初有詔罷修寺觀及是諫官御史以為言帝謂輔臣曰此太后奩中物爾諫官御史欲邀名耶參知政事宋綬進曰彼豈知太后所

為但見興土木違近詔即論奏之耳事有疑似猶指以為過或陛下大闕失近臣雖不言自亦傳聞四方為聖政之累何可忽也太祖嘗謂唐太宗為諫者所詆不以為媿何若動不過舉使無得而言哉朝廷已行之命惟陛下守之自已無令有以取名也　初孫奭領太常以國朝典禮倣唐王涇撰崇祀録二十卷未奏而卒其子殿中丞瑜表上之詔送史館　邕州言交州甲峒蠻寇邊詔責問李德政且令捕酋首正其罪以聞此與二月壬申所書

當是一事但廣西轉運司與邕州言之各別耳

罪人貸死者舊多配沙門島島在登州海中至者多死辛巳詔當配沙門島者第配廣南遠惡地牢城廣南罪人乃配嶺北然其後亦有配沙門島者

乙酉翰林侍講學士馮元獻金華五箴降詔褒答

丁亥工部郎中王軫直祕閣軫上所撰五朝春秋二十五卷特擢之　禁民間私寫編敕刑書及毋得鏤版

戊子翰林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馮元度

支判官工部郎中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聶冠卿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等上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己丑以元為戶部侍郎冠卿為刑部郎中直集賢院祁為工部郎中

庚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孫冲上所撰五代紀七十七卷降詔褒答

乙未初置大宗正司以寧江節度使允讓知大宗正事彰化留後守節同知大宗正事仍賜器幣襲衣金帶鞍

馬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故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違失凡宗族之政令皆關掌奏事毋得專達先詳視可否以聞記聞載允讓管勾宗正事已於二年十一月宗室改西班官時辦之本志云景祐二年置大宗正司會要云慶歷初置大宗正司並誤也

前權𥟖州觀察支使劉文自言以父任為太廟齋郎歷十三考無過請換右職丁酉授西頭供奉官文父厚德嘗知涿州率吏民内屬者也　開封府言捕得逃卒張興等常集同類匿内城前渠中謂之無憂洞請修開京

城裏外渠口從之
己亥命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
集賢院韓琦同詳定黍尺鐘律　還盧多遜家懐州所
没田宅
庚子太平興國寺災是夕大雨震電火起寺閣中燔閉
先殿及寺舍數百楹
辛丑遣官䟽决三京及畿内繫囚雜犯死罪以上遞降
一等徒以下釋之其因太平興國寺火被繫者特放朝

廷始議修復火所焚處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易震卦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凡六爻之旨皆以能自戒懼乃免咎青春秋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竊惟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示譴告獨可勿繕治以示畏天戒愛人力之意從之

癸卯詔審官院自今員外郎知州其通判毋得差郎中博士知州毋得差員外郎餘勿拘　泗州新作普濟院成詔給田十頃保慶太后施錢所建也

八月丁未置廣南西路駐泊兵馬都監一員　滑州言建雄節度使高繼勳卒繼勳性謙謹有機略善撫御士卒臨戰未嘗不勝在蜀有威名號神将知滑州時方河漲怒齧堤繼勳雖老猶督役卒夜下揵露坐河上水乃殺怒滑人德之

戊申徙陝西轉運使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王沿知滑州先是朝廷将減戍卒就食内地詔與知州部署鈐轄等議沿即奏減卒數萬知樞密院李諮以為不可復

下緣邊都監議沿上疏曰兵機當在廊廟之上豈取則

小人哉諂愁其言奏罷之

己酉詔天下士庶之家屋宇非邸店樓閣臨街市毋得

為四鋪作及鬬八非品官毋得起門屋非宮室寺觀毋

得彩繪棟宇及間朱黑漆梁柱牕牖彫鏤柱礎凡器用

毋得表裏用朱漆金漆下毋得襯朱非三品以上官及

宗室戚里之家毋得用金釦器具用銀釦者毋得塗金

非宮禁毋得用玳瑁酒食器若純金器嘗受上賜者聽

用之命婦許以金為首飾及為釵篸釧纏珥鐶毋得為牙魚飛魚奇巧飛動若龍形其用銀毋得塗金非命婦之家毋得衣珠玉凡帷幔帟幕簾旌牀襦毋得用純錦徧繡宗室戚里茶檐食盒毋得覆以緋紅貴族所乘車毋得用朱漆及五采繪許用黑漆而間以五采民家毋得乘肩輿及以銀檛導從肩輿毋得過二人非四品以上官毋得服金帶嘗受賜者聽服非五品以上毋得乘鬧裝銀鞍其乘金塗銀裝絛促結鞍轡者自文武升朝

官及內職禁軍指揮使諸班押班廂軍都虞候防團副使以上聽之亦毋得以藍為條白皮為韉鞶民庶用氊皮絁紬韉京官任通判以上者許權依升朝官例違者物主工匠論違制工匠黥隸他州募告者賞錢五萬其過百日而不變毀者坐之宣徽院御史臺閤門左右金吾街司開封府舉察上聞尋又詔官司所用銅器及鍮石為飾者毋得塗金

庚戌知大宗正事允讓等請自今宗室每朝罷各就位

聽讀從之

甲寅以審刑院詳議官殿中丞王果為衣庫副使初果上書陳擇將備邊之策召試舍人院而除之　許并州立學　吏部流内銓詳定内外臣僚歲所舉幕職州縣官自令待制觀察使以上舉三人知雜御史閤門使以上二人侍御史諸司使以上一人其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即不限人數舊當三人者止當一人仍須有本部監司長吏及通判薦舉者始聽磨勘

丙辰左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宋祁為契丹生辰使禮賓副使王世文副之工部郎中判戶部勾院李宗詠為正旦使供奉官閤門祗候崔準副之

戊午以招箭班隸東西班　詔府州招蕃部子弟自今招及蕃部五十戶以上補指揮使舊招八十戶始補之以數多難及也

初知蘄州虞部員外郎王蒙正故入知蘄水縣太常博士林宗言死罪詔殿中侍御史蕭定基往按之定基諭

所随吏蔡顒等曰蒙正必賂汝汝弟受之亟告我蒙正
果賂顒等直三百萬定基因以正其獄庚申貶蒙正為
洪州别駕本路轉運使蔣堂坐失察舉降知越州副使
吳遵路知洪州提點刑獄徐越知廬州同提點刑獄趙
日宣為杭州都監上欲官定基一子定基以讓顒等於
是顒等四人並補三班借職殿侍差使
辛未三司使刑部侍郎程琳為吏部侍郎崇儀使英州
刺史入内副都知張永和領貴州團練使引進副使王

克基為西上閤門使並以修睦親宅成也監督工作使臣而下第賞之

甲戌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姚仲孫言諫議大夫以諫諍名官蓋朝廷之選不可以歲月序遷今諫議大夫十二員諸寺卿至前行郎中三十五員帶近職者不在茲數若皆以年勞可進恐五七年間諫議大夫員益多望自今擇雅有時望者除之餘止於卿監中遷授詔當除者具履歷資序奏裁　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

言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噍殺嘽緩之聲隨而應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之對齊宣王亦云今樂猶古樂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文公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符述樂之至言也臣奉詔與丁度等詳定阮逸胡瑗鄧保信所造鐘律粗考前志參驗今法二家之法差舛未安蓋阮逸之主分方保

信之用長黍質之典據悉無所間伏自祖宗以來通用王朴之樂未嘗更易以至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為樂之用非不知也頃燕肅妄加磨鑢適會李照至闕謂其音未諧陛下再加練覈許之改作洎逸瑗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則又違經乖古保信續上新法亦復長廣未合竊以祖宗舊樂遵用已久屬者徇一臣之偏議變數朝之同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周歲又將易制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不惟有傷國體實亦虛

費邦用歷觀前代議樂古之管尺尚存而猶是非紛紜累年方就未見若今之速而易也臣切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純熈而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何得以器象求乎就達其源又當究今之所急者且西北二陲久弛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此陛下與左右大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急其所急在理為長請有司且記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鐘磬權量存而

未行再訪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而後施用一

二年詔無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别詔稽古之

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詔丁度等

速詳定以聞

九月丙子朔司天監丞邢中和上所藏古今天文格子

圖

戊寅降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趙良規通判蘄州屯田

員外郎崇政殿說書諸王府侍講趙希言通判沂州初

良規等領宗正丞事坐宗正史薛詰盜太廟夾室冊匣所飾金既贖銅罷所領而言者尚以為責輕故復黜之

庚辰幸睦親宅燕宗室及從官賜宗室器幣有差時儒臣多為賦頌以獻者　許絳州立學

丁亥詳定黍尺鐘律丁度等言鄧保信所製尺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而成又律管一據尺裁九十黍之長空徑三分圍九分容秬黍千二百遂用黍長為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龠合升斗深闊推以

筭法類皆差舛不合周漢量法阮逸胡瑗所製亦上黨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逸瑗所製又復不同至於律管龠合升斗斛豆區鬴亦率類是蓋黍有圓長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銜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難以定鐘磬謹詳古今之制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管不以權量參校故歷代黃鐘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兼制權量亦不同周漢制

度故漢志有備數和聲審度量權衡之說悉起於黃鍾
今欲器數之制參伍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為近逸等
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長為分
雖合後魏公孫崇所說然當時已不施用況保信令尺
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銜又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
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即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詔悉
罷之又詔度等詳定太府寺并保信逸瑗所制四尺度
等言尺度之興尚矣周官璧羨以起度廣徑八寸袤一

寸禮記布手為尺淮南子十二粟為寸孫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雖存異說莫可適從漢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劉歆典領之是時周滅二百餘年古之律度當有存者以歆之博貫藝文曉達歷筭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先儒訓解經籍多引以為義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磽肥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之生物理難均一古

之立法存其大槩爾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黍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公曽等校定尺度以調鐘律是為晉之前尺公曽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以公曽尺揆校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為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竊惟周漢二代

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鑄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法錢而已周之圜法歷載曠遠莫得而詳秦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洎隋唐多以五銖為號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大小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制銅斛之世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鳳元年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間後世復有鑄者臣等檢詳漢志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

重十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枝長八分閒廣二分圜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大小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手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可知矣況經籍制度皆起周世如劉歆術業之博祖冲之筭數之妙荀公曽之

詳密既合而周尺則最爲可法兼詳隋牛里仁等議稱
後周太祖敕蘇綽造鐵尺與銅尺以調鍾律以均田度
地唐祖孝孫云隋平陳之後廢周玉尺用此鐵尺律然
比晉前尺長六分四釐今司天監景表尺和峴所謂西
京銅望臬者蓋以其洛都舊物也公曾所用西京銅望
臬者蓋西漢之物和峴謂洛陽西京乃唐都爾今以貨
布錯刀貨泉大泉等校之則景表尺長六分有奇略合
宋周隋之尺由此論之銅斛與貨布等尺寸昭然可驗

唐代享國三百年其制作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為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嘗施用復經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又

逸進周禮度量法議欲先鑄嘉量然後取尺度權衡其說踈舛不可依用謹考舊文再造景表尺一校漢錢尺二并大泉錯刀貨布貨泉總十七枚上進詔度等以錢尺景表尺各造律管比驗逸瑗并太常新舊鐘磬考定音之高下以聞度等言前承詔考太府等四尺定可用者止按典故及以漢志古錢分寸參校景表尺略合宋周隋之尺謂宜準景表尺施用今被旨造律管驗音高下非素所習乞別詔曉音者總領較定詔乃罷之而高

若訥卒用漢貨泉度二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於太常寺一周尺與漢志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中銅尺晉尺同二晉田父玉尺與梁法同比晉前尺為一尺七釐三梁表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有奇四漢官尺比晉尺為一尺三分七毫五魏尺杜夔之所用也比晉前尺為一尺四分七釐六晉後尺晉江東用之比前尺為一尺六分二釐七魏前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一寸七釐八中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

九後尺同隋開皇尺周市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十東魏後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三寸八毫十一蔡邕銅龠尺後周玉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一寸五分八釐十二宋氏尺與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鐵尺同比晉前尺為一尺六分四釐十三太府寺鐵尺制大樂所新造尺也十四雜尺劉曜渾儀土圭尺也比晉前尺為一尺五分十五梁朝俗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七分一釐太常所掌又有後周王朴律準尺比晉尺長二分一釐比

梁表尺短一釐有司天監景表尺比晉前尺長六分三釐同晉後尺有中泰尺亦制樂所新造也此皆用本志聯書度等詳定四尺乃十月丁卯高若訥上十五種尺又不在今年今且附見　實錄又云丁度等以王朴律准為率則大府寺鐵尺比律尺長三寸二分強景表尺長四分鄧保信尺長一寸九分強阮逸等尺長七分強詔度等以太府寺第四等尺比較詳定可以行用者以聞然論者謂漢志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然則尺生於黃鐘也晉隋以來諸儒之議乃先制尺而為律至有縱黍橫黍之別而容受不能合故其說皆置而不用所以然者由漢志脫文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八字今逸等所陳乃古人棄而不用之說度等又泥於漢書脫

文卒不能是正之此實録盖范鎮所修故專主房庶議今移見皇祐三年

已丑出内藏庫緡錢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糴邊儲

賜河南府新修太室書院名曰嵩陽書院

庚寅以潞王舊宅為嘉慶院為殿前都虞侯廨舍昭成太子舊院為開封府司

辛卯召輔臣至邇英閣觀講書　詔淮南轉運使歲一詣闕奏事先是罷發運使及歲入奏計至是祠部郎中楊告領轉運使兼發運使請復之

壬辰以鎮江節度推官阮逸為鎮安節度掌書記知城父縣鄉貢進士胡瑗試校書郎初名逸瑗作鐘磬律度按之雖與古多不合猶推恩而遣之

乙未以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説書國子監直講王宗道太常博士國子監説書兼監丞事楊中和並為睦親宅講書仍兼國子監講説睦親宅講書始此

詔自今翰林侍講侍讀學士雖給並如龍圖閣學士例　增崇政殿説書月廩錢十千

辛丑御崇政殿閲諸軍轉員凡三日　詔里正衙前歲滿而有主守官物未得代者其户下税租權與免折科冬十月乙巳朔國子博士周越為膳部員外郎知國子監書學越上所纂集古今人書并所更體法名曰書苑凡二十九卷特除之越起弟也　降提點廣西路刑獄金部員外郎牛昭儉知婺州以知桂州于大城言昭儉在所部按劾不公也

丁未以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翰林學士丁度權御史

中丞張觀同考課諸路提點刑獄　詔三司以紬二十萬下河北路絹五萬下京西路市糴軍儲　澶州言横壠水口西岸物料場火凡焚薪蒭一百九十餘萬詔轉運司劾主守官吏以聞

甲寅命知制誥王舉正看詳編排三舘祕閣書籍　新作朝集院成詔常參官並以至闕先後為次非自川廣代還及服闋人無得占般家位仍令三司御史臺檢劾之

乙卯詔太廟奉慈廟后廟每室各差内臣一員攝宫闈令應奉行事

丙辰以契丹歸明人蒙佐為三班奉職賜名守中仍賜錢五萬

丁巳詔徐州知州通判並帶開治溝洫河道事

辛酉鎮國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上所纂天聖廣燈録三卷請下傳法院編入藏經從之

癸亥儀鸞使雅州刺史内侍副都知王守忠為皇城使

左藏庫使嘉州刺史入內押班劉從原為內藏庫使西京左藏庫使韶州刺史內侍押班史崇信為文思使供備庫使忠州刺史內侍押班藍元用為西京左藏庫使崇儀使內侍押班任文慶為六宅使　左司諫韓琦言近睦親宅成自提舉臣僚而下有詔增秩入內都知張永和實總其事故授遥團之命逮夫同列旋亦推恩當時公言咸謂非當蓋以一人効職而衆人蒙賞故也或謂省局之內官次相妨因而敘遷未甚為害臣是以不

敢遽有論列今聞前省都知以降又復優加使額臣竊愈懷疑誠以沮勸之方爵賞為大若匪閱其官簿酬以年勞則必顯著功伐特申寵拜或不由是皆涉無名故書曰官不及私暱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昔衛人賞于奚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而許之孔子謂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所重願亟行追寢以示勸沮

癸亥詔京東聽民采金官為收市之

乙丑御崇政殿觀三館祕閣新校兩庫子集書凡萬二千餘卷賜校勘官并管勾使臣書冩吏器幣有差遂賜輔臣兩制館閣官燕於崇文院

丁卯詔覇州民田為塘水所占及隔在界河外者其稅租亦除之

辛未許合州立學

十一月乙亥朔詔天下乾元節嚴斷屠宰節前仍毋得過殺物命　詔懷遠軍本隷宜州自今奏事毋得專達

許江州立學

丙子詔審刑詳議官闕自今以大理詳斷官補之如在寺歲未滿而舉外任嘗歷詳斷罷官者亦聽

丁丑詔外任官得替毋得受吏民所獻金銀花

戊寅保慶皇太后崩始上在乳褓章獻使后護視上起居飲食后必與之俱所以擁佑扶侍恩意勤備性慈仁謙謹寡過帝嘗召其姪永節永德見禁中欲授諸司副使后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儻小官可也乃並命為左右

侍禁章獻崩后嗣享尊號上奉牋稱臣后固辭之又歲奉緡錢二萬助湯沐后復辭曰此皆出民力願留以贍軍上不從上未有嗣后從容勸上選宗子養宮中由是英宗自宮邸未齔亂養后所后無疾而終殯於皇儀殿敕知樞密院事王隨為園陵監護使禮官請為后服緦麻帝改用唐武后服義安王太后故事加服小功以五日易月而除不視前後殿朝凡八日不朝前殿四日御素紗巾幞淺黃袍黑革帶俟虞主祔奉慈廟始復常服

内出緡錢十萬佐園陵費上謚曰章惠祝册文並稱孝
子嗣皇帝
壬辰詔諸路轉運司今歲豐穀賤宜曉諭民間毋得廣
費及捐棄食物　禮院言奉慈廟室六間章獻明肅皇
太后章懿太后室各二間殿之東西夾室舊藏尊號册
寶今請册寶止藏於本室而分二間以奉安保慶太后
神主從之
甲午西南蕃遣龍光辨等貢方物

戊戌舒州團練使楊景宗爲成州防禦使景宗太后從父弟也少𥡴博無賴客京師坐罪黥隸致遠務后入宫爲美人物色得景宗奏脫兵籍授以官景宗性粗率於是入臨皇儀殿被酒讙譁右司諫韓琦請治其罪上以太后故不欲重貶但出景宗爲兖州部署

己亥進封乳母崇國夫人許氏爲齊國太夫人尋又加號曰永聖保壽

十二月戊申詔宣敕劄子非經通進銀臺司毋得直下

諸處初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領銀臺司具言宣敕劄子

皆不經本司封駁之職遂廢不舉請用舊制申明之

己酉西平王趙元昊落起復

庚戌詔睦親宅講書王宗道楊中和赴北宅講書

辛酉禁宗室賣酒募告者賞之　詔諸州軍宮觀寺廟

在城外當朝拜者知州通判幕職官自今聽更往其兵

馬都監監押毋得與

丙寅戶部侍郎知樞密院事李諮卒上幸其第臨奠輟

視朝一日贈右僕射謚憲成諮性明辨周知世務其處煩當若閒暇吏不敢欺在樞府專務革濫賞以遏僥倖其戎馬功簿之目能悉數上前號為稱職初三班使臣七年乃磨勘李迪初入相奏減二年諮請自詔下經七年磨勘後乃用新制事雖均一然衆頗怨之

丁卯奉國留後同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章得象同知樞密院事得象為人莊重度量宏廓初為楊

億所稱以為有公輔器或問之答曰閩士多輕俠而得象渾厚有容此所以貴也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罷而酣寢自如它日博勝得宗諤金銀一奩逾數月博又負即反奩於宗諤緘識未嘗發也在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章獻太后臨朝宦官熾横太后每遣内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嚴待之或不交一言議者以此稱焉　詔諸路轉運使察所部知縣令不治者以聞

己巳契丹遣遼州觀察使耶律衮西上閤門使郭揆来賀正旦

辛未契丹使還出京畿聽用樂　西京左藏庫使端州刺史入内副都知皇甫繼明為文思使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入内副都知藍元用為洛苑使内殿崇班裴湘為内殿承制繼明等並以管勾三館祕閣上新校四庫書特遷之也　趙元昊自制蕃書十二卷字畫繁冗屈曲類符篆教國人紀事悉用蕃書私改廣慶三年曰

大慶元年再舉兵攻回紇陷瓜沙肅三州盡有河西故地將謀入寇恐嘉勒斯賚躡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南侵至馬銜山築城凡川會留兵鎮守絶吐蕃與中國相通路沈存中云元昊叛其徒約嚕先創造蕃字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國史載用蕃書即改元大慶按大慶二字元昊叛遂改天授理法延祚元年今從國史以用蕃書附改元大慶時初嘉勒斯賚娶李埒克遵女生二子曰轄戩曰默戩覺又娶喬氏生子曰董戩埒克遵死李氏寵衰斥為尼置廓州錮其二子轄戩及默戩覺結母黨李

巴沁竊載其母出奔轄戩據河州默戩覺據邈川城撫有其衆斯賫不能制元昊閒斯賫二子怨其父因以重賂間之且陰誘諸酋豪而温布且之子伊實濟嚕者擁衆萬餘陰附元昊斯賫勢蹙更與喬氏自總噶爾西徙哩沁城元昊益得自肆矣兩朝本傳云轄戩居康古默戩覺居總噶爾城據此則河州當是康古也總噶爾城當是邈川城也後有遷徙更須考詳聚米圖經謂元昊既屠氂牛城築凡川會誘脅嘉勒氏諸部酋豪斯賫因二子猜阻徙居哩沁城元昊無吐蕃之患始再舉兵攻回紇陷瓜沙肅三州與實録附傳先後不同今從附傳但取誘脅酋豪氏增入之 元符隴右日録又云元昊既得賂間斯賫二子遂舉兵敦犯總噶爾

及破氂牛城斯齎勢折西徙青唐不知元昊破氂牛前此矣聚米圖經以為明道中亦太早當依元昊傳寶景祐二年事今又築凡川會以絶西蕃通中國路斯齎更徙居青唐其理勢當然也今但取二子怨父及元昊行間事增入　哩沁城在總噶爾西聚米圖經云南徙哩沁城誤也今從隴右日録哩沁城去渭川西約十五程日録云斯齎勢折西徙青唐城或哩沁即青唐也當考隴右録云轄戩據河州聚米經云轄戩在鞏心城按鞏心城與河州地圖各别未知孰是當考本傳云明道元年自邈川徙青唐與隴右日録不同當考

篆文官王文盛言于少府監曰在京糧料院印多偽倣之以募券歴者謂宜鑄三面印圓其制而面濶二寸五分於外圍周匝篆紀年及糧料院名凡十二字以圍篆十二

辰凡十二字中央篆正字上連印鈕令可轉旋以機穴定之用時月分對年中互建十二月自寅至丑終始循環每改元即更鑄之云若此使姦人無復措其巧矣少府監以奏詔三司詳定請如文𢦤言文𢦤又曰舊例親王中書印各方二寸一分樞密宣徽三司尚書省開封府方二寸節度使寸九分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寸八分半防禦團練使轉運使州縣印寸八分凡印各上下寸七分皆濶寸六分雖各有差降而無令式以紀其數

詔從其言著於令據本志在景祐三年今附年末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

宋 李燾 撰

仁宗

景祐四年春正月戊寅賜蔡州學田十頃

壬午命侍御史知雜事姚仲孫同詳定茶法　詳定茶法所請自今商人對買全買茶每一百貫六十貫見錢四十貫許金銀折納從之　詔禮部貢院諸州軍貢舉

人數多不均宜約舊額增損以聞　龜茲國沙州並遣人貢方物

乙酉免南平軍瑞陽錫務所欠錫三萬九千餘斤

丙戌詔天下獄有大辟長吏以下並聚廳慮問有翻異或其家訴寃者聽本處移司又不服即申轉運司或提點刑獄司差官別訊之　又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給當直兵士三十人武臣二十五人

甲午内藏庫主者言歲裁出緡錢六十萬以助三司蓋

始於天禧三年十二月時詔書切戒三司毋得復有假貸自明道二年距今纔四年而所借錢帛凡九百十七萬二千有餘請以天禧詔書申飭之奏可

乙未詔應祖父母父母服闋後不以同居異居非因祖父母財及因官自置財産不在論分之限又詔士庶之家應祖父母父母未葬者不得析居若期尚逺即聽以所費錢送官候葬日給之此法祖令爲律令故録之

庚子賜龜兹國佛經一藏

二月丙午賜河北緣邊諸軍緡錢

己酉祔葬章惠皇太后於永安陵之西北隅

初殿中侍御史張奎請親祀高禖下禮院詳定庚戌禮院上其儀詔從之

壬子洪州别駕王蒙正除名配廣南編管永不錄用初其父婢霍擿登聞鼓訴蒙正誣其所生為異姓以規取財產及置獄益州鞫之并得蒙正嘗與霍私通事故再貶之其女嫁劉從德詔自今不得入內及它子孫不得

與皇族為婚姻初劉美為嘉州都監蒙正欲嫁女與其子從德蒙正父有才智獨不肯蒙正固請之一日以婚書告家廟父大慟曰吾世為民未嘗有通姻戚里者今而後必破吾家矣此據范蜀公記事又稱蒙正家有訟蒙正入獄竟死於獄中當考　高若訥傳云若訥為知雜御史王蒙正知蔡州若訥言蒙正起裨販因緣戚里得官向徙彬州物論稱不平今與之大州可乎詔寢其命按若訥為知雜日寶元元年十二月此時蒙正已編管不知蔡州除命在何時也必前此乃可若然則若訥有言亦必不在為知雜後也從德女即遂國夫人也別志所書富弼繳詞頭事更當詳考

甲寅詔禮部貢院自今三月一日申請貢舉其舉人到

省以十一月二十五日為限先是崇政殿説書賈昌朝言舉人有親戚仕本州或為發解官及侍父母遠宦距本州二千里宜敕轉運司選官類試以十率之取三人詔兩制議而翰林學士丁度等言貢舉舊制以五月一日申請十月二十五日上名於省若二千里而移試或有不及願稍寛其期聽如昌朝説故降是詔自是諸路始有别頭試　除邕州管下谿洞諸州天聖五年以前所逋租稅

己未祔章惠太后神主於奉慈廟

庚申德音降東西京及靈駕所過州縣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詔自今內品有犯並勘罪檢刑名杖數聞奏降所屬斷遣時高品陳崇祐抵罪贖金令未得與差遣因有是詔

甲子賜御史臺册府元龜及天下圖經各一部

乙丑置赤帝像於宮中以祈皇嗣

丙寅詔侍御史知雜事姚仲孫司諸路提點刑獄考課

之法先是諸路復置提點刑獄還朝多擢為府官仲孫請第其課為三等升黜之故即以命仲孫　詔河北緣邊安撫使兼提舉緣邊諸州軍寨便糴糧草　賜常州學田五頃

庚午詔應貢授諸州上佐文學參軍等經十年無過而願自便者聽之

三月甲戌朔以崇政殿說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賈昌朝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王宗道屯田員外郎國

子監直講趙希言主客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楊安國並兼天章閣侍講預内殿起居比直龍圖閣而班直館本官之上天章閣置侍講自此始元年正月昌朝等初為崇政殿説書追復祕書少監盧多遜為工部尚書妻京兆郡太君藴氏為京兆郡夫人以其子水部員外郎察援赦自陳也尹洙銘察墓云察得召對從容叙多遜得罪事言已流涕上感動故有是命

戊寅詔禮部貢舉

羣臣多獻祀高禖頌已卯各賜敕書奬諭大理評事史

館檢討王洙亦賜焉帶職京官降敕書自洙始

丙申內出章惠太后閤金千餘兩市莊園邸舍以給萬壽觀建廣愛殿奉安章惠御容故也　先是詔從叚少連所請尚書省官帶內外制及兼三司副使不赴集議者以違制論集賢校理趙良規以為不可上言曰國朝故事令敕儀制別有學士知制誥待制三司副使著位視品與前朝異同無在朝叙職入省叙官之說若全不論職則後行員外郎兼學士在朝立丞郎上入省居比

駕下知制誥待制入朝與侍郎同列入省分廳散郎員外郎任三司副使郎中任判官在三司為叅佐入本省為正員所以舊來議事集尚書省官帶職者不赴別詔三省悉集則及大小兩省内朝官悉集則及學士待制三司副使更集他官則諸司三品武官二品各次本司長官故事尚書省官帶知制誥中書省奏班簿是以尚書省御史臺了不著籍故有絶曹之語又凡定學士舍人兩省著位除先後入外若有升降皆特稟朝旨豈有

在朝入省迭為高下詔御史臺禮院詳定久不决於是判禮院馮元等奏曰會議之文由來非一或出朝廷别旨或徇官司舊規故集本省者即南省官集學士兩省臺官者容有内制給舍中丞集學士臺省及諸司四品以上者容有卿監集文武百官者容有諸衛蓋謀事有大小集官有等差率繫詔文乃該餘職叚少連以太常易名之細考功覆議之常誤謂羣司普當會席列為具奏嬰以嚴科遂使絶曹清列還入本行分局常員略無

异等請臣僚擬謚止集南省官屬或事緣體大臨時敕判兼召三省臺寺即依舊例御史臺別奏云今尚書省官任内制者係臺省之籍無坐曹之實論職官之言正為絶曹者設豈可受禄則繫官定倅議事則絶曹為辭況王旦王化基趙安仁晁迥杜鎬楊億皆嘗預議於尚書省故相李昉為主客郎中知制誥日屢經都省議事散騎常侍徐鉉見江南舊士所說次第略同又議大事僕射御史大夫入省惟僕射至廳下馬於今行之所以

重本省也故都堂會議列狀以品就坐以官忽此吏張恐非通理禮官吳育曰兩奏各有未安尚書制度雖崇亦天子之有司在朝廷既殊班列有司輒易尊卑是以朝省為彼我官職分二事也兩制近職若有事議而云絶班不赴非所以求至當且知制誥中書省奏班簿是謂絶班翰林學士亦知制誥不絶班簿此因循之例未為確據縱絶班有例而絶官無聞一人命書三省連判而都無所係止為俸錢豈命官之理今取典故中最明

一事足以質定祥符五年僕射上事儀絶班之官别頭贊引不與本省官同在迎班請凡會議省官帶近職者别作一行而坐自為叙列非以相壓若詔兩制臺省諸司衛官畢集則各從其類自作一行書議如其次詔尚書省議事應帶職官三司副使以上並不赴如遇集議大事令赴别設坐次

戊戌翰林學士丁度等上所撰國朝時令一卷詔以五月朔入閤因讀時令尋復問禮官朔日夏至入閤可否

皆言五月朔朝會合唐舊制雖是大祀比冬至圜丘禮
成受賀在質明後無嫌然據易象月令及蔡邕有閉關
靜事不賀之說鄭康成據樂緯春秋說夏至有前殿從
八能作樂後漢常行其儀令入閤讀令既屬嘉禮在朔
與假本無所礙惟夏至則經義有妨或自聖裁約用漢
法詔改以七月朔入閤讀時令尋又罷 判鴻臚寺宋
郊言請自今外夷朝貢並令詢問國邑風俗道途遠近
及圖畫衣冠人物兩本一進內一送史館從之按晏殊前已有

此請

濟州團練使劉從廣娶荊王元儼女庚子授從廣滁州防禦使時年十七帝遇從廣特厚猶以章獻故也　同知禮院吳育言舊藏禮文故事類例不一請擇儒臣與本院官約古今制度參定為一代之法從之慶歷四年正月書始成

壬寅詔廣桂邕三州通判在任物故者如廣南知州例與一子官

夏四月乙巳譯經使呂夷簡上所定景祐法寶新録二十一卷　賜宣州學田五頃

丙午禁廣西路民庸雇溪洞婦女犯者以違制論

丁未詔學士院自今制策登科人並試策論各一道時將作監丞富弼獻所為文命試館職弼以不能為詩賦辭上特令試策論因有是詔弼尋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弼除職在五月癸亥今并書

辛亥賜茅山王欽若所建庵為五雲觀天聖三年十一月欽若卒時劉

隨云云或移見此

癸丑契丹遣林牙啓聖節度使耶律祥崇祿少卿張素

民來賀乾元節

癸亥賜汴口開河役卒緡錢

甲子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曾罷為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宋綬罷為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蔡齊罷為吏部侍郎歸班天聖中曾為首相夷簡參知政事事曾甚

謹曾力薦夷簡為亞相未幾罷夷簡為首相居五年罷不半歲復位李廸為次相與夷簡不協夷簡欲傾廸乃援曾入使樞密不半歲廸罷曾即代之始曾久外有復入意綬實為曾達意於夷簡夷簡即奏召曾及將以曾代廸綬謂夷簡曰孝先於公情契不薄宜善待之勿如復古也夷簡笑諾其言綬曰公已位昭文處孝先以集賢可也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請用曾為首相帝不可乃為亞相既而夷簡專決事不少讓曾不能

堪論議多不合曾數求去夷簡亦屢乞罷帝疑焉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曾言夷簡招權市恩時外傳夷簡納知秦州王繼明饋賂曾因及之帝詰夷簡至交論帝前夷簡乞置對而曾言亦有失實者帝不悅綬素與夷簡善齊議事間附曾故并綬齊皆罷初命曾以左僕射知青州既入謝求改鄆州乃下學士院貼麻加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蓋僕射典州當云判不當云知翰林學士丁度失之也 龍川志載王曾復入相由宋綬及呂夷簡事當不誤然所稱歲月及人姓名頗

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王隨户部侍郎知鄭州陳堯佐並為平章事隨加門下侍郎堯佐守本官呂夷簡嘗密薦二人可用故也自薛居正後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丁度始誤草制因不復改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韓億三司使吏部侍郎程琳翰林學士承旨兼龍圖閣學士石中立並為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左司郎中王曙為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差殊今據國史略加刪潤庶得其實

乙丑召宋綬入侍經筵　新知樞密院事盛度言奉敕孟夏薦饗太廟已受戒誓而有除命故事樞密不差攝行祠事詔以后廟攝太尉趙賀代之

庚午奉國留後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為定武節度使禮部侍郎知樞密院章得象並為戶部侍郎尋改德用為安德節度使仍更武定軍曰武康軍時言者以武定犯真宗謚號故也　詔福建路有以野葛毒人者徙其家嶺北編管永不放還

閏四月乙亥知徐州李廸言所部滕縣與兖州接境欲因行縣祀岱嶽并至景靈宫祝聖筭禱皇嗣上謂參知政事韓億等曰大臣當詢民間利病以分朝廷之憂祈禳之事豈為政耶詔止之

知制誥王舉正以宰臣陳堯佐之婿引故事避嫌戊寅改為龍圖閣待制時龍圖閣待制張逸權知開封府請仍舊班舉正下從之

己卯改昭武軍為寧武軍以犯宣祖謚號也

上封者言比歲三司副使不問才否例遷龍圖閣待制容有濫恩請自今別議補授庚辰詔三司副使歲滿當遷者勿以例除臨時聽旨　賜故將作監丞張唐卿家錢五萬帛五十匹米麥各五十斛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通判陜州其於吏事如素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之不得祔乃盜母之喪同葬之有司請論如法唐卿時攝州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耳奏釋之未幾丁父憂毁瘠嘔血而卒

壬午命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宋祁權同修起居注先是召用太常丞集賢校理知宣州葉清臣而清臣未至祁以父名玘且病羸不任久立辭之改命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趙槩

癸未以河北屯田司都監崇儀副使楊懐敏為北作坊副使同管勾屯田公事右侍禁閤門祗候何九齡為左侍禁前年大水壊縁邊八州軍堤岸而懐敏等修治有勞特遷之　知施州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劉允忠為

東頭供奉官始天聖九年溪蠻譚彥綰向進等寇永寧寨嘗詔天賜等州招輯而皆以姻黨相庇援數出擾邊至是為允忠誘降故賞及之

乙酉詔流内銓自今引對磨勘奏舉選人並前一日以歷任合除官擬進入内

丙戌修中牟縣列子觀仍給田五頃宰相王隨請之也王隨請修觀據春明録實録於景祐元年七月甲午已書仍書給田五頃今此又書但無給田事蓋重出也止存此削去元年七月

全州言州民朱道誠母病家貧截髮求醫母卒廬墓下旁有冬笋生丁亥賜道誠絹十匹米十斛令官吏常撫存之

己亥武寧節度使夏守恩除名配連州編管守恩為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恃寵驕恣不法而其子元吉通賂遺市物多不與直轉運使楊偕張存欲按其事定州通判李參因發其受枉法贓詒侍御史趙及與大名府通判李鉞鞫問得實法當死特貸之守恩弟殿前都指揮

使定國節度使守贇罷軍職改鎮海節度使赴本鎮守贇子四方館使滎州刺史元亨亦出知衛州守恩卒於貶所參須城人及良鄉人也内侍岑守中與堂吏受賕撓法及皆劾正其罪參尋擢知荆門軍　光州言祕書監致仕丁謂卒王曾聞之語人曰斯人智數不可測在海外猶用詐得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五月壬寅朔鹽鐵副使兵部員外郎陳貫爲刑部郎中

直昭文館知相州用閏月庚辰誥書也張師正倦遊録云陳學士貫為省副時三司有一胥魁桀黠狡獪潛通權倖省中之事來以咨之每聲諾使造往往陽為欠伸不敢當其禮陳聞而不平决入省斥逐之既來參見嚴顏以待胥知其意奉事彌謹禀承明敏舉無留事歲餘陳亦善待之一日陳謂胥曰宅中欲會一二女客何人可使幹辦曰某公事之隙暫往督視亦可陳不知其心有包藏乃曰爾若自行甚善宴席所須十未具一胥乃携十餘歲女子於東華門街插紙標子於首曰為陳省副請女客今監廚無錢賠備鬻此女子要若干錢遂結皇城司密遞俾潛以聞朝廷將行黜降賴宰臣辨解終歲竟罷去止得集賢學士舊例省副罷皆得待制按陳貫以景祐二年八月為户部副使三年正月為鹽鐵副使四年五月除直昭文館知相州舊例省副罷即得待制貫止得館職師正所録或是當時實事然閏月庚辰已有釐革指揮

又恐非也貫得集賢學士亦師正誤今姑存此更竢考詳

翰林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户部侍郎馮元卒特贈户部尚書謚章靖元性簡厚不治聲名非慶弔未嘗過謁兩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不為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誦説孝經而已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尤精易與孫奭俱名大儒凡議典禮多出二人然論者謂元所陳但務廣博不如奭之能折衷也元不如奭此據言行録

戊申命權三司使王博文同詳定茶法

庚戌美人俞氏生皇子上以諭輔臣王隨等皆再拜稱賀遂御崇政殿録繫囚雜犯死罪降徒流流以下釋之是日皇子不育慶歴元年五月乙丑初贈官封王賜名

乙卯以旱遣使決三京繫囚

丙辰遣刑部郎中判户部勾院李宗詠往江南西路體量安撫

庚申滑州上靈河縣民黄慶家蠶自成被長二丈五尺闊四尺賜茶綵其家

丙寅有芝生於化成殿柱召近臣宗室觀之仍出御製瑞芝詩賜宰臣王隨以下翌日儒臣並為賦頌以獻

右司諫韓琦言春秋之法但記災異至於祥瑞略而不書豈不以君閱瑞牒則意安覩災符則心懼意安則政怠心懼則德修聖人垂戒之深其旨斯在臣愚望陛下特以災異為重一政教之間思所未至者隨其變而應之至於珍祥奇瑞雖陛下仁愛亦望日謹一日以雖休勿休為念則昊穹降鑒答陛下寅畏之心生靈遂宜蒙

陛下慈惠之澤自然時和歲豐家給人足永獲上瑞之報也

丁卯以樞密院禮房副承旨木令遵為禮賓副使時延州蕃官金明縣都監李士彬殺義男及堂姪女三人法當死令遵與士彬家連昏姻議者恐令遵漏泄機事故出之尋有詔以士彬世官金明特貸死

澧州逃卒匿民家傭以自給一日誣告民家事摩駞神歲殺人十二以祭州逮其族三百人繫獄久不決詔遣

御史臺推直官方偕就劾偕令卒疏所殺主名按驗皆亡狀事遂辨侍御史知雜事龎籍薦之戊辰爲殿中侍御史裏行偕莆田人也

六月甲戌命禮賔使白仲達入内供奉官蘇紹榮奉安太祖御容於揚州建隆寺景德中嘗即寺置殿繪御容而其制庳陋會占者言東南有王氣乃易以塑像更命新殿曰章武

壬午廣南東西路轉運司言所部梅春循新邑欽融桂

昭容白瓊崖等州皆烟瘴之地請自今所差京官使臣並二年一替至歲滿從本司保明與遷一官從之

甲申詔杭州捍江軍士自今毋得他役

丙戌録唐李氏周柴氏晉石氏李煜錢鏐孟昶高季興之後為三班借職奉職或遷其官或授試銜李氏八人柴氏五人石氏煜鏐各二人昶季興各一人

丁亥又録唐李氏宗屬為借職者十一人為助教者五十三人免解者五人免徭役者三十七人周柴氏宗屬

遷官者一人為奉職者三人長史助教者二人免傜役者十一人仍各賜錢一萬

戊子以御製神武秘略賜河北河東陜西縁邊部署鈐轄知州軍每得代更相付授始韓億同知樞密院事建言武臣宜知兵書而禁不傳請纂集其要賜之上於是作神武秘略凡三十篇分十卷仍自作序焉

甲午皇姪左監門率府副率宗實特遷右内率府率宗實江寧節度使允讓第十三子也生四歲養於宫中時

方六歲

乙未權判都省宋綬言本省集官覆謚而請謚之家皆自具飲饌夫考行易名用申勸沮而享其私饋頗非政體請自今官為給酒食從之

丙申詔開封府國子監及别頭試自今封彌謄録如禮部從左司諫韓琦之請也　又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所修禮部韻略頒行初崇政殿説書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釋又疑混聲與重疊出字不顯義理致舉

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刋定其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疑混聲及重疊出字皆於本字下解注之

戊戌杭州言是月乙亥大風江潮溢岸高六尺壞堤千餘丈詔遣中使往致祭

秋七月癸卯詔河南府省諸陵栢子戸永安陵永昌陵各留四十永定陵五十時上封者言陵寢已有奉先指揮給灑掃而栢子戸多富民竄名籍中以規避徭役故

令自上戶減放之

乙巳詔御史臺主簿自今滿二年與改京官

丁未詔河北河東轉運司密下諸州繕器械完城壁以嚴邊備　始范諷責授武昌行軍司馬會乙未赦書落責授徙保信聽居舒州既遭母喪於是許歸齊州持服諷日飲酒自縱所與遊者輙慕其所為時號東周逸黨顔太初作逸黨詩以刺之而姜潛亦嘗貽書以疏其過潛奉符人也

戊申有星數百皆西南流其最大者一星至東壁没光燭地久之不散已而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

己未詔命官犯私罪情輕欲鎖廳應舉者聽之

辛酉詔三司出銀十五萬兩下河北路絹十萬下河東路助糴軍糧　知越州蔣堂言太子中舍致仕齊執象有子廓為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唐為吉州司理參軍執象與其妻皆年髙居里中而唐仍累仕不歸請除唐隣近一官以便侍養詔唐使歸置廓不問廓會稽人在湖

南能任其職潭州鞫繫囚七人為强盜當論死廓訊得其狀非强付州使劾正乃悉免死不取以為功平陽縣自馬氏時稅民丁身錢歲輸銀二萬八千兩民生子至壯不敢束髮廓奏悉蠲除焉唐既坐責雖置廓不問然士論薄之

甲子許新荆湖南路轉運使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劉立禮歸館供職以母老自請也

八月癸酉詔諸縣令佐兼監茶酒鹽稅者自今賞罰減

正監官一等

甲戌出内藏庫緡三十萬下河北路市糴軍儲　越州言大水漂溺民居詔以錢賜被溺之家有差

丙子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絳為契丹生辰使供備庫使連州刺史帶御器械張茂實副之起居舍人直史館知諫院髙若訥為正旦使西京左藏庫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夏元正副之

庚辰涇州言步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孫維鄴卒維鄴

初從曹利用討陳進有功及利用長樞密欲擢用維鄰維鄰惡其權盛數以疾辭遂除左龍武將軍致仕利用貶乃落致仕累遷涇原路部署兼知渭州嘗建言蕭關故道前控大川善水草賊騎所從出也誠得屬羌與俸賜且羈其酋領使為藩籬則可無西顧憂矣維鄰以崇儀副使致仕及落致仕實録當有之須細檢

戊子太常博士曾易占除名配廣南衙前編管坐前知玉山縣受賕事發監察御史裏行張宗誼按其罪法當

死特貸之易占致堯子也王安石作易占墓誌言易占坐知信州錢仙芝所誣故失官

壬辰修石州伏落寨成賜知州及都巡檢使敕書奬諭

甲午詔天下常平倉錢穀自今三司及轉運司無得借支

丙申詔閩中舊俗豪縱凡衣冠子弟自今一犯罪而情涉凶悖者並繫獄聽裁

戊戌許華福二州立學　徙相州造船務於天雄軍

九月庚戌詔閤門於紫宸殿垂拱殿刋石為百官位表

戊午判鄆州王曾言請如馮拯判陳州例錢穀文字免簽書從之

庚申詔諸司使副至三班使臣任川廣而合該遷官者如京朝官例許三兩月前申發磨勘文字

丙寅三司言東頭供奉官錢遜奏信州鉛山產石碌可烹煉為銅今池饒江三州錢監並闕銅鑄錢請遣遜與本路轉運使試驗以聞從之

丁卯御邇英閣讀唐書因詔唐書列傳止取事義切於規戒者讀之　密州大姓王澥私釀酒隣人往捕之澥給奴曰此盜也使盡殺其父子四人州論奴以法而澥獨不死大理寺詳斷官鄭人蔣偕當澥及奴皆大辟宰相陳堯佐右澥知審刑院宋郊力争卒抵澥死堯佐不悦

冬十月癸酉命郊判吏部流內銓時災異數見詔開寺觀為人祈福郊言此非所以應天也開寺觀祈福據郊正傳郊改判銓百

官表在十二月庚辰

甲戌御邇英閣讀正説謹罰篇述後漢光武罷梁統從重之奏帝曰深文峻法誠非善政宋綬對曰王者峻法則易寛刑則難夫以人主得專生殺一言之怒則如雷如霆是峻易而寛難也

乙亥禮院言章惠皇太后請如孝惠皇后例不立忌詔從之仍於其日特不視事禁屠宰

丙子御邇英閣讀正説養民篇帝曰尸子言君如杅民

如水何也丁度對曰水隨器之方圓若民從君之好惡是以人君謹所好焉

乙酉權知開封府張逸言頃禁臣僚及皇親命婦上章表禁中以希求恩澤比來漸通請謁宜令所經官司糾劾以聞詔可開封僧有求內降免田稅者逸固執不從上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也明道二年五月十三日閤門奏可考

辛卯詔殿侍換文資者自今後令國子監試詩二首習經學者試平文十道詩不至紕謬文通四為合格又

詔三班差使殿侍犯公罪者聽以贖論

癸巳翰林學士李淑請班其父樞密直學士若谷下詔從淑請

甲午邇英閣講春秋上曰春秋自昭公之後魯道陵遲家陪用政記載雖悉而典要則寡宜刪去蔓辭止取政教事節講之因謂宋綬等曰春秋經旨在於奬王室尊君道邱明作傳文義甚博然其間録詭異則不若公羊穀梁二傳之質綬等對曰三傳得失誠如聖言臣等自

令凡邱明所記事稍近誣及陪臣僭亂無足勸戒者皆畧而不講
乙未同知樞密院事章得象言開封府進士章仲昌臣鄉里踈屬實無藝業近閙訟訴發解不公事請牒歸其家從之時鎖廳應舉人特多開封府投牒者至數百國子監及諸州不在焉及出牓而宰相陳堯佐之子博古為解元參知政事韓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故嘲謗羣起然殿中侍御史蕭定基與直集賢院韓琦吳育王拱

辰實司試事非有所私也章仲昌事實録偶脱據司馬光朔歷及范鎮東齋記事追附並取光記聞記聞所載或與記事不同則記聞誤記事不誤也

十一月己亥朔中書言虞部郎中魯傑九月七日請致仕十月七日降敕録其子九齡為試校書郎而傑以九月二十五日卒屯田郎中唐晃四月二十二日請致仕五月七日降敕録其子鑑為試校書郎而晃以閏四月十一日卒當追還所録恩詔特與之

辛丑詔河北轉運司如聞城邑上户近歲多徙居河南

或京師以避徭役恐邊郡寖虛宜令本路禁止之

太常丞集賢校理判鹽鐵勾院同修起居注蔡清臣上

所著升平舉要十篇壬子命為直史館

癸丑詔進士諸科舉人嘗經御試及景德四年曾得解

大中祥符元年得解而至今三舉者並特許就南省試

丁巳詔諸縣壯丁本以備盜賊自今毋得差防送及它

役使

己未出内藏庫紬綿五十萬下河北陝西路市糴軍儲

癸亥罷登萊州買金場　嘉勒斯賚遣使李博木喇斡等來貢方物

十二月戊辰朔河北轉運司奏修塞横壠決河合用錢糧乞早撥赴河口以來春興役上令轉運司再計度從何處修塞河勢從何處赴海有無壅滞保明復奏去年五月已有權侍指揮不知何故又有此然此但據朔歴它無有也

庚午上封者言西川廣南福建路知州軍通判知縣闕審官院嘗積三五處而不以先後定差其公田有無地

之遠近率多不均請自令預籍合入遠官姓名遇闕即以次移差從之
壬申以右諫議大夫李允元為給事中知同州初上欲除允元兼集賢院學士執政言故事經科出身雖官至給諫無帶職者遂罷之　詔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及知州軍通判自令按察所部官須具實狀以聞　給真定府路州學田各五頃仍詔自令須藩鎮乃許立學它州勿聽

庚辰改益州路鈐轄及走馬承受公田並爲益利路甲申忻代并三州言地震壞廬舍覆壓吏民忻州死者萬九千七百四十二人傷者五千六百五十五人畜牧死者五萬餘代州死者七百五十九人并州千八百九十人知忻州祖百世都監王文恭監押高繼芳石嶺關監押李昊並傷而前忻州監押薛文昌并州陽興寨監押苗整皆死詔賜百世整及文昌之家錢各十萬文恭繼芳昊各五萬其軍民死傷者皆賜有差自是河東地

震連年不止或地裂泉涌或火出如黑沙狀一日四五

震民皆露處

乙酉命侍御史程戡往并忻州體量安撫　右司諫韓琦上䟽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先儒之大議也故宋景公熒惑守心不忍移臣庶之咎子韋稱君有至德之言熒惑必徙三舍此則以實應天之效也唐明皇以太陽虧蝕悉令赦徒隷之人宋璟謂可以至誠動天不在德音頻降此則以文應天之獘也臣

伏覩嚮者興國寺雙閣災延及開先祖殿不踰數刻但有遺燼復聞仰觀垂象或失經行蓋人事之已形致天變之嗣發其猶影響諒非徒然當是時臣謂陛下宜虛佇以求直言側身而修庶政有功則賞以絶其僥倖之路有罪則罰以清其姦慝之源旌别賢愚撙節財用抑宴私過度之樂休營造不急之務決獄使之無濫出令斷於必行斯所以念祖宗之艱難答天意之警悟也而陛下眷三京以肆赦宥走群望以鏖祠祝内自禁掖外

及寺觀並與祭醮逮越朔晦今北道數郡繼以地震上聞即命使軺就崇法供矧兹近塞俯接殊隣豈無間諜之人往道祈禳之事徒彰自恐或誚無稽雖陛下欽順上天之誠可謂至矣其於消伏災眚之道則猶未然夫弛刑網以貸頑悖之民損國貲以奉游惰之輩將欲召丕貺感靈心是猶卻行以求前揚湯而止沸無益之驗信昭昭矣臣苟隱情惜己不能獻忠盡言使陛下常以禮緇黃薦牲幣為修德除患之本則臣豈不上負陛下

懼災思政之意哉且地震者女謁用事臣下專政之意也今震在北或恐上天孜孜譴告俾思孽敵之爲患乎亦望自今而後務在嚴勵守臣密修兵備審擇才謀之帥悉去懦武之士明軍法以整驕怠之卒豐廪實以增儲偫之具或曰今北敵守盟約甚固奉朝廷有禮初無釁隙保不驟動未可生事以疑敵心此寛陛下宵旰之憂可也爲國家之計則踈矣旬餘琦復上疏言近聞大慶殿及諸處復建道場及分遣中使徧詣名山福地以

致請禱臣以謂陛下俯從常禮不得已而為之是亦達寅畏之深旨也臣切以天垂祅象地見災符前世之君覩之感悟以為禳祈之法則必徹樂減膳修德理刑大則下詔以求讜言側身而避正殿是以天意悅穆轉為福應願陛下法而行之復恐此後宮中或有宴飲之事欲望比於常時稍用減節不獨仰奉於天戒斯實上安於聖躬臣子之心所以昧萬死而獻言者正在是也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

則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朝會則不能一至於庭豈容僧道凡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於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昔唐高祖立皇太子將會命婦於宣政殿博士衣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娛之地望請命婦會於別殿自可備極恩私高祖納之即令移於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於別所安置惟陛下特霽天威一加詳納天下幸甚　給徐州學田五頃

庚寅龍圖閣學士張逸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

至蜀諳其民風華陽縣鄉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賕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為神會歲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初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既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穡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

辛卯徙淮南轉運使段少連為陝西轉運使時駙馬都

尉柴宗慶知陜州縱其下擾民少連入境即劾奏之壬辰徙知饒州范仲淹知潤州監筠州稅余靖監泰州稅夷陵縣令歐陽修為光化縣令上諭執政令移近地故也上諭執政據朔歷獨尹洙不徙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䟽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之道也天動地靜主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為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乃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寺殺人畜幾十之六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而及都下

誠大異也屬者熒惑犯南斗治歴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嵗之中災變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故垂戒以啓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為異徒使内侍走四方治佛事治道科非所謂消伏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按實録正史景祐四年皆不書京師地震明年十二月甲子乃書京師地震甲子初二日也而

清臣傳獨云是冬京師地震疏又云十二月二日丙辰京師地震移刻而止豈會要實錄正史皆偶遺忘今用清臣傳語及疏語附范仲淹等内徙後仲淹等内徙緣清臣疏奏附傳亦無有正傳乃增入然兩年地震並以十二月二日疑疏語或誤　熒惑入南斗景祐四年亦無其事惟元年及三年並以九月入南斗并寶元元年八月又入南斗清臣所指當是三年事也附傳疏語丙夜或作丙辰按是年十二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考之長歷皆合其日丙辰者誤也當依正傳作丙夜

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遠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參知政事程琳辨其不然仲淹訖得免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琳獨為上開說上意

解乃已

癸巳契丹遣始平節度使耶律甫衛尉卿王澤來賀正旦

是歲天下上户部主户六百二十二萬四千七百五十三口一千五百九十二萬五千五百二十七客户四百四十三萬八千二百七十四口七百一十八萬六千九百八十九　趙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静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懷龍皆即舊堡鎮偽號州仍居興

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始大補偽官以威明碩統張陟楊廓徐敏宗張文顯輩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沁布開沁尚對烏札如定多特瑪賓惟吉主兵馬葉勒仁榮主蕃學置十八監軍司案十八監宋史作十二監委酋豪分統其衆自河北至鄂爾寧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羅天都威經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千人靈州五萬人興慶

府七萬人為鎮守總三十餘萬而苦戰倚善鄂善鄂者
橫山羌夏兵柔脆不及也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
偽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鐵騎三千分十部發兵以銀
牌召酋長面受約束創十六司於興州以摠衆務